

下面是第二個大段「本經體性」，這段意思比較深，體是什麼？是所依的。這部經典所講的理論、所用的方法、所得的境界，它依靠什麼道理？如果這個不搞清楚，我們的信心不能建立；真有道理，我們就會相信它！佛是依什麼說出來的，依什麼來教導我們。請看經文，「一切大乘經典皆以實相為經正體」，這一句先把經體說出來，你看一切大乘經典，不僅是這一部，都是以實相，實相是什麼？事實真相，為正體。換句話說，一切大乘經都是講宇宙人生真實的實相，事實是什麼它就說什麼，決定跟事實完全相應。我們要想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，這就是跟我們講這個東西，它不是假的。我初學佛的時候，跟方東美先生學哲學，方老師把佛經介紹給我，說是什麼？說是哲學。我跟他學哲學，我不跟他學宗教，我說「佛經是宗教，宗教裡頭哪有哲學？迷信！」年輕沒有智慧，人云亦云，誤以為佛教是宗教，佛教是迷信，所以從來沒有動過念頭想去跟佛教接觸，沒有過。他介紹我的時候非常鄭重的說，「釋迦牟尼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哲學家，佛經哲學是全世界哲學的最高峰，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」。我上他這個科目才把錯誤的觀念整個轉過來，老師特別點醒我，他說「佛經的哲學不在寺院。」寺院不是專門學佛的嗎？他說「從前是，現在沒有了，從前那些出家人真的是大學問家，有道德、有學問。現在的時候，現在不學，寺廟有經典，他們念經他不研究，不是依照經典教訓去學習。所以你要學習佛經裡面的哲學，你要從經典下手。」這是他告訴我的，這句話非常重要，如果沒有這句話點醒，我到寺廟去看這些出家人，向他請教，他都沒辦法答覆我，那我會懷疑，方老師說話有問題，我對他信心

會動搖。好在他有這句話，叫我經典東西不必去問他，直接從經典去找。

之後沒多久我認識章嘉大師，章嘉大師像方老師一樣對我非常愛護，很照顧，教導我。他老人家教我學釋迦牟尼佛，叫我去念《釋迦譜》、《釋迦方志》，就是《大藏經》裡面釋迦牟尼佛的傳記，唐朝人寫的，我們了解釋迦牟尼佛的生平，對佛就有了認識。你學佛對釋迦牟尼佛一無所知，那你的學習有問題，你很容易走偏差、走岔路，現在人講走彎路；你把釋迦佛認識清楚了，你就不會走彎路，這個指導非常之好。章嘉大師勸我出家，我很聽話，因為我在台灣沒有家眷。父親早年過世，母親還有一個弟弟留在大陸，那時候音信不通，整整三十六年斷絕音信，彼此雙方都不知道狀況。所以一個人在台灣沒有憂慮，老師叫我出家好，專攻佛法，我出家就講學、就教學。我學佛七年出家，出家就教佛學院，接受外面邀請講經，講了五十九年，五十九年沒有停過，天天在講。我在澳洲，澳洲這些大學，格里菲斯大學校長請我吃飯，問了我一句話，他說：「法師，你講經（那個時候講經四十三年），你在四十三年當中，有沒有遇到過別人向你提出問題，你不能答覆的？」我想了一想告訴他：好像沒有。他說：「你真正是個好校長。」所以學校送我博士學位，主動贈送我博士學位，那時候我已經七十多歲，還送我一個榮譽教授的頭銜。榮譽教授是什麼？是他們學校教學大概是有相當的年數，教了多少年，對學校教學有貢獻的，這樣的老師退休有一個榮譽的頭銜，榮譽教授，學校榮譽教授。學校裡面的大事、典禮，譬如開學、畢業典禮都會邀請這些人參加。所以學校給我這麼一個頭銜，參加學校的活動，以後真的是代表學校參加聯合國的會議。

所以諸位，人家要問你的話，釋迦牟尼佛一生講經他到底講些

什麼？這一句就解答，講的是宇宙人生的真相。你說這是不是迷信？不迷信。這句話很重要，否則的話，你佛怎麼學的？我記得我有一年在台灣過年的時候，有一個同學來看我，他是大學教授，來看我的時候告訴我，他在輔仁大學，課外對學生講了一部《普賢行願品》。他告訴我，我說：好，很難得。那個時候台灣大學生學佛的風氣很盛，每個學校都有佛學社的成立，輔仁大學叫大千佛學社，他們同學們組織的，學習佛法。我就問他一個問題，我說「我問你一個問題，你答覆我，釋迦牟尼佛四十九年講的這些經，到底講些什麼？你用一句話答覆我。」他想了大概五分鐘，沒有辦法，告訴我，他說「我想不出來一句話答覆，想不出來。」他回過頭來問我，我跟他說，「佛經上講的一句話，《般若經》上講的諸法實相，用這句話來回答行不行？」他想了想，點頭，行！諸法實相就是一切法的真相。這個我們要知道，簡單明瞭，把釋迦牟尼佛一生所修、所學、所教、所傳的，簡單明瞭的就告訴別人，他沒有講迷信。

節錄自：02-039-0017 淨土大經解演義